

漢
魏
叢
書

二五

吳越書

二

潛夫論卷第四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班祿第十五

太古之時烝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
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或相陵虐侵漁不止爲萌巨害
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
被德僉共奉戴謂之天子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
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人謀鬼謀能

者處之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
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
之憎其式惡乃睠西顧此惟與宅蓋此言也言夏殷
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人上帝憎之更求民之
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前招良人疾
奢夸廓無紀極也乃惟度法象明著禮秩爲優憲藝
縣之無窮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 十二天之道也
是以先聖籍田有制供神有度奉已有節禮賢有數
上下大小貴賤親疎皆存等威階級衰殺各足祿其

爵位公私達其等級禮行德義當此之時也九州之內合三千里爾八百國其班祿也以上農爲正始於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之卿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侯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功成者封是故官政專公不慮私家子弟事

學不於財利閉門自守不與民交爭而無饑寒之道而不陷臣養優而不隘吏愛官而不貪民安靜而強力此則太平之基立矣乃惟慎貢選明必黜陟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上務節禮正身示下下悅其政各樂竭已奉戴其上是以天地交泰陰陽和平民無姦匿機衡不傾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背宗族而采蘩怨履畝稅而碩鼠作賦歛重譯告通班祿頗而傾甫賴行人定而縣蠻諷故遂耗亂衰弱及周

室微而五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背義理而尚威力
滅典禮而行貪叨重賦歛以厚已強臣下以弱枝文
德不獲封爵列侯不獲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
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賦民無耻而
多盜竊何者咸氣加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饑寒此
滅絕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
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諄諄
如也唯恐不中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爲民極上下共
之無有私曲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惟寶者

也是故明君臨衆必以正軌旣無猷有務節禮而厚
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而競於廉耻也是以
官長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姦匿絕然後乃能協和
氣而致太平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爲本君以
臣爲基然後高能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人
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而望高牆驢瘠而
責遠道其不可得也必矣

述赦第十六

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

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姦可塞國可安矣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脩身慎行不犯上禁從生至死無銖兩罪數有赦贖未嘗蒙恩常反爲禍何者正直之士之爲吏也不避強禦不辭上官從事督察方懷不快而姦猾之黨又加誣言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共橫枉侵冤誣奏罪法令主上妄行刑辟高至死徙下乃淪冤而彼冤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

信直亦無益於死亡矣及隱逸行士淑人君子爲讒
佞利口所加誣覆冒下士寃民能至闕者萬無數人
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旣對尚書空遣去者復十六
七雖蒙考覆州郡轉相顧望留吾直事春夏待秋冬
秋冬復涉春夏如此行逢赦者不可勝數又謹慎之
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擇莫犯法謹身節用積累纖
微以致小過此言質良蓋民惟國之基也輕薄惡子
不道凶民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母戮
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凶惡弊吏

掠殺不辜侵寃小民皆望聖帝當爲誅惡治寃以解
蓄怨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詫老盜服藏而
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亡主見物而不得取痛莫
甚焉故將赦而先暴寒者以且多寃結悲恨之人也
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
罰刑茲無赦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
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
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下在於奉天
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

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
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爲敵讎
罔不寇賊消義姦克奪攘以革命受祚爲之父母故
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
育萬以成大功非得以養姦活罪爲仁放縱天賊爲
賢也今夫性惡之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輕薄
慢傲凶悍無辨明以威侮侵利爲行以賊殘酷虐爲
賢故數陷王法者此乃民之賊下愚極惡之人也雖
脫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羸敖頭出

獄蹶踏復犯法者何不然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
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又重饋部吏吏
興通姦利入深重幡黨盤牙請至貴戚寵權說聽於
上謁行於下是故雖嚴令尹終不能破攘斷絕何者
凡敢爲大姦者材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
多散苟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
公之廉直孰能不爲顧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
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
由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遘勸姦耳惑之

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主順之而施德焉未必殺也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爲變移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或戒人主若忽不察是乃已所感致而反以爲天意欲然非直也俗人又曰先世欲赦常先遣馬分行市里聽于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好意度者也見久陰則稱將水見久陽則稱將旱見小貴則言將饑見小賤則言將穰然或信或否由此

觀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前世贖赦稀疎民無覬覦
近時以來赦贖稠數故每春夏輒望復赦或抱罪之
家僥倖蒙恩故宣此言以自悅喜誠令仁君聞此以
爲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
宄熾而吏不制故赦贖以解之此乃招亂之本原不
察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凡民所以輕爲盜賊吏之
所以易作姦匿者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
之人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
心絕矣夫良贖可孺子可令姐中庸之人可弘而下

故其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言王誅不行則痛瘡之子皆輕犯况狡乎若誠思畏盜賊多而姦不勝故赦則是爲國爲姦宄報也夫天道賞善而刑淫天工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將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逆妄莫甚焉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無常行法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漢明帝時制舉茂才過闕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竊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

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爲
茂播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卽伏誅
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今不顯行
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
之其文帝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
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
吏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
之徵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脩來更始之詔亦
不信也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故不若希其令必